

## 好人李三

□ 刘清涛

从小，父母就教育李三做个善良的人。所以，他要求自己多做好事。他好几年没买衣服了，脚指头早已钻破了鞋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忘去做善事。

父母年老多病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李三便起早贪黑地浇地，拔草。这天早晨，他下地拔草时，见地邻老孔地里的草还没拔完，便去帮老孔拔草。老孔摆摆手：“李三，我慢慢干吧。”

李三说：“大爷，您的腿疼不方便，我帮您干吧。”快到中午时，他拔完了老孔地里的草。这时，一个卖包子的骑着三轮车走来。老孔买了8个包子，给了李三4个包子。李三说：“我一会儿回家吃饭。”

老孔说：“别回去了，吃吧。”李三从衣兜掏钱，但只掏出1块钱给了老孔，老孔又把这1块钱给了李三。李三刚吃完1个包子，从路边跑来1只小狗和两只小猫。它们围着老孔和李三团团转，李三又发了慈悲之心，把两个包子喂了它们。猫叼着包子跑了，小狗发出委屈的哼哼声，并在李三腿上蹭来蹭去，于是，李三又喂了小狗一个包子。

老孔说：“把包子喂了它们，你还能吃饱？”说着，老孔又递给李三两个包子，李三坚决不要：“大爷，我看着猫狗可怜，才忍不住喂它们。我不饿，您吃吧。”李三开心地吃着猫狗吞食包子，老孔摇了摇头：“孩子啊，你可以做好事，但你不能太……”

那两只吃完包子的猫，又盯着老孔手里的包子喵喵叫，那只狗也眼巴巴地看着老孔手里的包子。老孔左手举起包子，右手用树枝驱赶它们：“走开！你们还没吃够？”它们跑了，等老孔放下树枝，它们又围了过来。李三说：“大爷，要不，您再给我两个包子吧。”

老孔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饿。”说着，便给了李三两个包子，李三随手又把包子喂了猫狗。老孔急了：“李三，这包子是让你吃的！”李三笑着说：“我看它们还没吃饱……”

老孔气得胡子竖了起来，哆嗦着说：“行，你在这儿发善心吧，我先回家了。”老孔刚要走时，感觉不该这样对待李三，便坐到李三旁边，把唯一的包子递给李三：“你把它吃了，要不，我永远不理你了！”

李三先是惊呆了，随后，他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我马上吃。”李三几口就吞了包子，老孔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我一会儿帮你拔草。”

李三赶紧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干，大爷，您回家歇着吧。”于是，老孔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。李三靠在树上眯了一会儿，准备拔草时，村里的王二瓜赶着几只羊走来，他用嘲讽的口气说：“李三，都说你是村里的好人，有个事，你帮帮我吧。”

“二哥，啥事？”

王二瓜说：“我的羊没吃饱，把你地里的玉米苗给我割两捆喂羊。”

“行啊！我这就去割！”李三拿起镰刀就往王二瓜的玉米地跑。王二瓜吃了一惊，他赶紧跑过去拉住李三，嘿嘿笑道：“兄弟，我开玩笑呢，别割了。”李三笑着说：“呀！我走错地了。”王二瓜灰溜溜地赶着羊走了。

## 给时间写一封辞职信

□ 王志高

白云霞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数字：23:47。办公室的灯光刺得她眼睛发酸，创意方案还差最后一部分，明天上午十点就要提交。这是本周第三次加班到深夜，她机械地揉了揉太阳穴，端起已经凉透的咖啡一饮而尽。

“又熬夜？”保洁阿姨推着拖把经过她的工位，“年轻人别太拼，身体要紧。”

白云霞挤出一个微笑，等阿姨走远后，笑容立刻垮了下来。她何尝不想按时下班？但自从升任创意总监，时间就像被装上了加速器。早晨七点的闹钟，八点半的晨会，十点的客户会议，下午三点的方案修改，晚上八点的部门复盘……她的iPhone日历密密麻麻，精确到分钟。

“我恨时间。”她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喃喃自语。

“很多人都这么说。”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。

白云霞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办公室门口站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，银白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拿着个老式怀表。

“您是？”她警觉地问，这个点大楼应该只有保安和保洁。

老人没有回答，而是踱步到她面前，把怀表放在桌上。表盘上没有数字，只有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两个词，指针静止不动。

“白云霞，35岁，广告公司创意总监，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，最近一次休假是去年春节。”老人如数家珍，“时间对你来说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…敌人？”她不确定地说，随即被自己的回答吓了一跳。

老人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叠成奇妙的图案：“有意思。大多数人会说时间是金钱、是生命，很少有人诚实到承认把时间当敌人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，“这是时间辞职申请表，填好它，你就能摆脱时间的束缚。”

白云霞接过那张纸，触感奇怪得像丝绸又像羊皮。表格很简单：姓名、年龄、辞职理由。她抬头想询问更多，却发现老人已经不见了，只有那个古怪的怀表还留在桌上。

“幻觉？”她掐了掐自己的脸，疼痛感很真实。出于某种冲动，她拿起钢笔，在“辞职理由”一栏写下：“时间让我窒息，我想自由呼吸。”
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怀表的指针突然转动了一格，发出清脆的“咔嚓”声。白云霞感到一阵眩晕，等她回过神来，怀表也不见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白云霞是被阳光叫醒的。她迷迷糊糊摸向手机——没有闹钟，屏幕上本该显示时间的地方一片空白。她猛地坐起，看向床头的电子钟，显示屏漆黑一片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她光脚跑到客厅，微波炉、电视、智能音箱，所有能显示时间的设备都失效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她居然不觉得慌张，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。

“不用赶时间了！”她欢呼一声，慢悠悠地洗漱，花了平时三倍的时间享受早餐。出门时她看了眼腕表，指针纹丝不动，但她并不在意。

地铁站的大钟停了，行人的手表在她眼里都显示空白。白云霞像发现新大陆的孩子，在静止的时间河流中漫步。她提前两站下车，沿着河边散步，看柳枝轻拂水面，看晨练的老人打太极——这些景象平时都被她匆忙的脚步错过。

直到手机响起，她才从这种奇妙的体验中回过神来。

“白总监！你在哪？客户等了半小时了！”助理的声音几乎刺破耳膜。

“什么？现在不是才……”她突然意识到，没有时间的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场灾难。等她赶到公司，会议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桌上留着客户愤怒的便签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白云霞逐渐体会到“时间辞职”的双面性。她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可以花整个下午看一本书，但也会错过重要会议，忘记截止日期。同事们开始疏远她，因为她的“拖延症”影响了团队进度；朋友不再约她，因为她总是“忘记时间”。

最可怕的是，她发现自己失去了目标感。没有截止日期的项目永远停留在“进行中”，没有时间约束的计划变得模糊

不清。她像一艘没有罗盘的船，在无边无际的海上漂荡。

周五晚上，白云霞独自坐在公寓阳台，望着城市灯火。她突然怀念起那些被时间追赶的日子，至少那时她知道该往哪里奔跑。

“看来你有所领悟。”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客厅，手里依然把玩着那个怀表。

“我想撤销辞职。”白云霞急切地说，“没有时间的生活更可怕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：“时间部不接受撤销申请。不过……”他狡黠地眨眨眼，“你可以写一封新的求职信。”

“求职信？”

“对，告诉时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”老人递给她一张新纸，“记住，时间不是你的敌人，也不是你的主人。它应该是个朋友，一个值得尊重的朋友。”

白云霞接过纸，沉思良久，郑重写下：

**亲爱的时间：**

请原谅我的无知。我曾以为你是束缚我的枷锁，现在明白你是承载生命的河流。我申请重新成为你的伙伴——不再做你的奴隶，也不做你的逃兵。让我们和解吧，在适当的匆忙中保持从容，在必要的停顿中继续前行。

**您真诚的，白云霞**

写完后，怀表发出悦耳的报时声，指针开始规律走动。白云霞的手机突然亮起，时间显示20:30，日历提醒跳出来：“周末了，好好休息。”

老人满意地点点头，身影渐渐淡去。白云霞冲向书桌，翻出那份“时间辞职信”，毫不犹豫地把它撕成碎片。纸屑飘落时，她仿佛听见时间在轻笑。

周一早晨，白云霞准时出现在办公室，但她的日历不再密密麻麻。下午三点，她放下工作去公园晒太阳；晚上七点，她关掉电脑去赴朋友的约。她的手表走得稳稳当当，不再是她焦虑的源头，而是生活的节拍器。

同事们说她变了，变得既高效又从容。只有白云霞知道，她给时间写了封特别的求职信，而时间慷慨地给了她最珍贵的回复——平衡的自由。

